

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

小康之路

□王志广

深夜,我开在路灯明亮、车道分明的公路上,心情很好。打开音乐,我的心里竟然也会涌上一点小小的速度与激情,全然没有以前夜半独行时的害怕。而在二十年前,半夜出行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呢?

那是一个阴沉无光的晚上,我骑自行车去找一个人,走了几十里的公路后,就拐到了土路上。天黑得我不敢再骑自行车,只能摸黑推着车向前走。刚开始,我给对方的传呼机呼过两回,每呼一回都等一个多小时,对方始终没回电话。

我没去过那个村,来时只问了大概方向。原本觉得找一个村不会太困难,上了小路走了不长一段后,心就开始发虚了。路好似没有了方向,远处的山是一个模糊的影,近处的树也是一个模糊的影。有时总觉得草丛里有野兽怪物,一丁点的响声就让人胆战心惊。我只能鼓着劲,让自己不停往前走。突然看到前面路旁隐约站着一个人,手里还拿着棍棒,实在是吓人。

我咳了两声。这是听老人说的,走夜路害怕时就故意咳上两声。如果对面也是人,他也会咳两声加以回应,省得阴森的夜色下,人吓人吓死人。可是那晚路旁的人没有回应,站在那里一动不动,让人生畏。

我使劲地抖动自行车,让车发出一点声音来为自己壮胆,硬着头皮往前走。走近了,却不是人,只是一根大树桩。而那棍棒,是折断处留下的一截残枝。

一个小小的三岔口,可把我难住

了。我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呢。我知道不能走错,如果走到山里,看到一堆坟或踩到一条蛇什么的,能吓出病来。我又不能往回走,骑了这么远,往回走就白费劲了,何况找人还有急事呢。只是都已半夜,我找谁问路呢?

风吹得像传说中的鬼叫,呜呜着不停,地上的草也沙沙响。我越停越害怕,在原地团团转,不停地四下徘徊。但周围一圈只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黑。

突然,前面远处亮起了一盏灯,灯光如鬼魅般摇曳得厉害,没几下,灯又灭了。

我战战兢兢,怎么无村无庄的会有灯呢?我不敢贸然向前,极力让自己镇定下来。从经验判断,不是灯笼的亮,灯笼的光不会摇晃得那么厉害,也不是手电筒,手电筒的光长而白。肯定是有人点亮了煤油灯,只是有风,灯亮后又吹灭了。如果这时有谁点亮煤油灯,那肯定有个棚子之类的简易房子。这下我松了一口气,从惶恐中定下心来。夜晚住在野外的都是年纪稍长的男子,是值守鱼塘或农作物的勤劳农民。

我半推半提着自行车走进田间小道,来到了棚子跟前,让喘气声平稳了一下。我不能太急促,怕自己突然地造访吓坏屋里的主人。我敲着板门,用一种极其和悦的声调问是否有人。门里没有一点声响,我一下又紧张起来,既怕没人也怕里面是坏人。我是敲还是问,还特地喊了一声,我都看到你点灯了。里面终于劈头盖脸喊了一大声:三更半夜的来干什

么?听口气是我的死皮赖脸,敲得他恼羞成怒。

我急切地解释着我的来意,生怕自己解释慢了人家又不再理我,又怕把我当作坏人出来跟我拼命。里面的男子听完解释后终于和悦下来,表现出本分农民的善良。他不厌其烦地为我指了路,最后还说不好意思你自己走吧,他实在不适合陪我走。

路找到了,人找到了,值守农作物未曾谋面的陌生人也记下了。二十年前的找人经历,听起来好像是恐怖片里探险的镜头。不是吗?现在要找人,打个电话就听到声音了,想看人,点开视频就见到了,要聚一下,可以驾车前往,也可以乘坐高铁。公路上明确清晰的方向、地名标识,村口书写着富有艺术气息的村落名字,每个角落都变得简单易找。

就在前几天,北斗三号卫星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。不说它对国防科技、军事防御的重大意义,光是每天在身边发生的小事,也能感受到卫星数据的方便快捷。天气预报,长的半个月内随时可以查询,短的几十分钟后也可知晴雨冷暖。空气质量良优污染,湿润干燥,雾霾轻重,处处可以听到播报,让你选择最佳时间出行。现在的城市道路,错综复杂,而北斗卫星导航能够精准地引导你左转右拐,调头变道,甚至前方路堵,超速行驶,疲劳驾车都会用标准的普通话提醒你。普通人的生活质量,正随着国家这几十年的大跨步发展,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让我们的远近出行,都变得轻松自在。

安居

□徐雅娟

我一直暗自怀疑:上世纪80年代前国企的职工宿舍是不是都有比较统一的格局?反正我们永康红卫布厂宿舍与影视作品中的宿舍是非常相似的:一长排火柴盒似的通方房子,门前是走廊,厕所公用,没有独立厨房。年轻工人不用开火,在食堂解决肚子问题,拖家带口的已婚职工往往在门外的走廊见缝插针搭个简易灶间,柴火烟熏火燎,煤饼炉气味呛人。整体居住条件非常简陋。

8岁至13岁之间,我便和父母住在这样的宿舍里。十五平方米的房子,摆了两张床、一张四方桌、两条方凳、一个大衣橱、一个碗柜、一台缝纫机,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。春节时,爷爷奶奶带着我弟弟从杭州来玩,夜里爸爸妈妈就在我的单人床边加一块木板,和我挤一起睡,白天再拆掉。马桶摆在大衣橱与墙壁之间的空隙,夜间使用时难免臭气熏人,所以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刷马桶。灶间搭在窗外,记得有一次夜里,我和妈妈突然被影影绰绰的火光和窸窣窸窣的声音惊醒,以为是小偷。妈妈握了根木棍,

打算敲他个措手不及,猛一开门,发现是下夜班的青年职工借用柴灶烧田鸡吃。还好收手快,否则该是一件乌龙的流血事件了。

其实,那时的门锁真的是防君子不防小人,弹子锁那么短短的舌头,用块铁片就拨开了,哪里防得了盗贼。好在那时也没啥东西可以偷,穷不招贼。

整个宿舍区的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,每天早晨,睡眼惺忪、蓬头垢面的人们排成了长队,等着刷牙洗脸。从早到晚,洗衣服、洗菜、洗碗、刷马桶、冲拖把的人络绎不绝,不强势点几乎抢不着用,哪里能有什么洁污之分?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见到一个卖蛇者在水槽边宰活蛇,扔下三角形的蛇头,洒一地猩红的蛇血,而且居然一仰脖把墨绿色的蛇胆生生吞下了肚!场景太诡异,害我好几天都不敢去碰水龙头。妈妈常常打发我拎个铅桶去接水回家用。我个子小,拎半桶水都力不从心,跌跌撞撞地不免溅湿裤子。一趟一趟地提水对我来说是个重体力活,至今还能想起当时发怵的感受。

所以,当1983年我们住进了四

十平方米的小套房,有两个房间一个客厅一个阳台,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,不用再刷马桶,不用再出门取水,幸福感爆棚!2000年后,我又住进了俗称有天有地的五层楼房,楼顶有平台可以开辟菜地,四季生机盎然,可以自给自足,更是觉得无比的心安和满足。

个体的尊严不能说与物质条件成绝对的正比关系,但也绝不是全无关系。衣食住行是人生活水准的重要指标,住又尤为关键。吃喝拉撒睡都在众目睽睽之下,没有任何私密性和自由度,尊严怎可能不打折扣?如果时光可以倒流,回到当时的情境,几口人挤一个房间,甚至与家禽家畜同住,想必大家都是不情不愿的吧?

现在的人们对居住又有了更高的要求,功能要更合理,空间要更宽敞,还要更亲近大自然。虽然国情所限,不能像那些地广人稀的国家一样容易地拥有花园别墅,但这种向往总是合理美好的。

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?正确答案是:发展才是硬道理。



把美好的时光
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

朗边 朗读频道

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

笔祭国超

章锦水

2020年8月4日中午,西溪镇人大干事、柏岩工作片片长徐国超和同事在寨口新村转移受灾群众后,再次入户巡查,因山洪强烈冲击房屋突然倒塌,不幸遇难,献出了年仅39岁的生命。

今夜,我的笔无比的沉重。
我生怕我写下的每一个文字,
都被死神利用,
而将你的青春永远定格在39岁。
我的笔尖流出的全是黑色的泪!

是的,是一场叫黑格比的台风,
带来了黑色的暴雨、黑色的恐怖。
山洪百年不遇,从寨溪一路狂泄,
是十万匹失控的野马,
铁蹄践踏村庄、溪流、道路、
良田、山林、房舍

最关键的是不能有群众伤亡,
一个老人也不能漏下
当洪水漫漫的寨口新村,在暴雨中挣扎,
当蹒跚的老人们纷纷被劝离家,
你说,你还放心不下:
不断上涨的洪水里,危立的老房中,
可能还有未撤走的乡亲!

作为片长和镇人大干事,
你总把责任扛在肩上,
生死攸关之际,你选择了勇敢地逆行!
此时,浮在水上的村庄如幽灵城堡,
你拖着湿重的身躯,蹚过一条村巷,
开展第二次巡查。

永德说,他与你前后相距不到几十厘米,
想不到这却是生与死的距离。
一堵危墙沉默阴鸷,虎视眈眈,
当你与同样可敬的同事经过时,突然倾塌!
助纣为虐的墙啊,与洪水合谋,
就这样,无情地吞噬了你年轻的生命

就这样,你抛下了妻子和年幼的孩子,
永远地留在这片你深爱的土地上。
你的身躯化作了不朽的丰碑!
而亲朋好友的微信里只留下
虚设的头像。

我常常漠视别人故事里的悲欢,
却承受不了现实事故的悲凉。
你走了,你的音容却比生前更为清晰。
一场台风、一场灾难,
把无数干部、党员的担当精神考量。
群山记下了,河流记下了,
村庄记下了,群众记下了:
国超,没有倒下,
是挺立在时代洪流中的大写的勇士!

写于2020.8.5夜